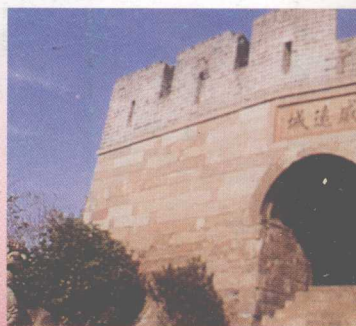


風流七十年

主 编
副主编

贺 挺
李振声

赵晓亮



宁波出版社

《风流七千年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邵孝杰

主 任 贺 挺

副主任 岑 申
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)

王险峰 李振声 岑 申

陈蔷娥 罗悦明 贺 挺

赵晓亮 董有华 程金布

目 录

• 反 侵 略 斗 争 篇 •

1. 戚继光率军平倭寇..... (3)
2. 俞大猷赦罪捣贼巢..... (10)
3. 卢鏜督造威远城..... (18)
4. 林则徐镇海造炮车..... (24)
5. 裕谦殉节流芳池..... (37)
6. 范汝增歼灭洋枪队..... (52)
7. 吴杰利炮痛击法国佬..... (63)

• 革 命 斗 争 篇 •

1. 巾帼英烈..... (71)
2. 竺清旦鄞东造反记..... (77)

3. 卓兰芳大闹县府·····	(86)
4. 深夜缴枪·····	(93)
5. 不朽的战士·····	(103)
6. 何司令勇赴“鸿门宴”·····	(108)
7. 智勇救战友·····	(118)
8. 四明山的女儿·····	(126)
9. 血洒潘岙·····	(132)
10. 最后的斗争·····	(137)
11. 母子英豪·····	(144)
12. 三请萱先生·····	(152)
13. “买牛”历险记·····	(160)
14. 正大牙行的秘密·····	(166)

反侵略斗争篇



戚继光率军平倭寇

明朝嘉靖年间，一伙以在日本内战中的溃兵败将和失业游民为主组成的武装人员，对我国沿海一带进行疯狂的劫掠。由于当时国人称日本为“倭国”，所以也就将这伙人称为“倭寇”。

1555年，戚继光被调到浙江镇海，担负起宁波、绍兴、台州三地的抗倭重任，在民间留下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。

一、智造泥艚船

戚继光是山东人，初到镇海时，因没弄清守军的素质与倭寇的活动规律，差点吃了败仗。

这是1556年8月，时值盛夏，赤日似火，金灿灿的稻穗随风摇曳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倭寇要来抢粮了！他们聚集了800多人，穿着短裤短褂，头缠白布，手拿倭刀，分乘着几艘大船来到慈溪龙山，气势汹汹地登陆抢掠。

远在镇海的戚继光望见龙山哨上发出的烟火警报，马上率领数千名官兵前去征剿。

倭寇已听说有个叫戚继光的将军来领兵，但没尝到过厉害，兵分三路，在三个精明强悍的头目带领下，旁若无人般猛冲过来。

“冲上去，杀呀！”戚继光骑在马上，一头冲入敌群，与倭寇拚杀。按他的想法，官兵几乎多出敌人10倍，一定会把他们杀得大败而逃。但杀着杀着，戚继光发觉身边的倭寇越杀越多。细看情况，才知道数千官兵只远远站着，有的还一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，被倭寇凶残的气势吓倒了。眼看一次败仗就要“吃”定，戚继光猛纵马缰，“嚯”地跳出敌人包围圈，张弓搭箭，“嗖、嗖、嗖”地连发三箭。弓弦响过，带队的三个倭寇头目死伤倒地，倭寇队形一时大乱。

“前进者生，后退者死，跟我冲呀！”戚继光双眼冒火，连下严令，又一次身先士卒杀向倭寇。倭寇们害怕了，连连后退：“这个戚继光太厉害啦！”便卷旗拖刀向海上溃败。戚继光穷追不舍，一直

杀到海边，才停止进攻。

江、浙一带海边多是泥滩，又泞又滑，倭寇身材矮小，赤脚逃得飞快。官兵们人高马大，战袍盔甲，长枪重刀，脚蹬靴鞋，走在上面一歪一摇，像踩高跷一样，眼睁睁地看着倭寇远远对他们挖苦、漫骂、嘲笑后又从容逃走。

“非得有个好办法对付倭贼！”回到驻地，戚继光召集文武出谋划策，但大家也提不出个好主意来。

“你追不上我，你追不上我。”后海塘外，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，各拖着一块小木板，无忧无虑地玩着“追强盗”的游戏。

“木板木板……”苦思无计的戚继光恰好来塘边散步，不由得脑子里似有星辰般的光点一闪，木板、人脚……他马上回到军营，拿出纸笔，边想边画，边画边想，终于在几天后设计出一种新颖的作战兵船——泥艖船。这种船，长五尺，宽一尺，前尖后平，中间装一个门框样的木柄，使用时双手扶柄左腿跪在船尾，右脚在泥涂上一蹬，产生推力，小船便可飞一般地滑行。后来，人们又在船头装上小铜炮和发动机关，船柄上挂弓箭，这样，追击敌人的威力就更大了。

船造好，戚继光专门挑选了数百名士兵日夜操练。不久，倭寇又来侵犯，只听戚继光一声令下，这支“泥艚兵”似箭一般射出去，将倭寇团团围住，远的小炮轰、弓箭射，近的用长枪刺，大刀砍。倭寇弄不清这是什么兵器，连招架的勇气都没有，被杀了个精光。吃过这次苦头，倭寇许多年不敢轻易来犯境，宁波一带人民着实过了不少年安定日子。

以后倭寇被荡平了，这泥艚船就被老百姓用来捕鱼捉蟹，流传至今。

二、计设鸳鸯阵

几次仗打下来，戚继光深感自己的这支人马战斗力不强，尤其与倭寇短兵肉搏时缺乏勇气。一次他率兵路过义乌，见这儿的山民强悍驍勇，便竖起大旗招兵 3000，建成历史上威震中外的“戚家军”。

新军初组，许多地方官和乡绅纷纷前来祝贺和观看演习。戚继光坐在中军帐前挥动令旗，新军一队队、一列列，横成排、竖成行，舞枪挥刀，煞是整齐好看，赢得一片啧啧的赞扬声。

“唉，中看不中用，可惜呀可惜！”冷不防有人高声叹息道。

“谁说这话？”如此森严军容竟还被人嘲讽，戚继光不由勃然大怒。

“我！”应声而出的是一位 30 开外、削脸尖腮、短眉细目，头戴旧方巾，身穿破长褂，形貌猥琐的男人：“戚将军，小子姓樊，明州鄞人，刚才一时性起失口冒犯，望将军息怒。”

“你说本将军操演的军队中看不中用理由何在？说对了饶你一死，说错了则办你‘扰乱军心’的死罪！”戚继光怒气未息。

那人拱手一笑，说：“戚将军敢拨出二队人马与小子一战么？若能胜我，甘愿伏罪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戚继光转怒为奇，暗想：“二队人马就是 200 人，还胜不了你这个连风都吹得倒的瘦子？我倒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大本领。”于是下令，留二队人马准备作战，其余都休息待命。

一切就绪，二队人马拉开架势就向姓樊的瘦子冲来。只见那人不慌不忙，左手中指在口中打了个尖而响亮的唿哨，“呼啦”地从围观的人群里钻出 20 多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乞丐，冲入二队军马中乱钻乱拱，顷刻间把个好端端的队形搞得七零八

八落，队不成队，军不成军，自相混乱。等好不容易重整队伍，再振精神发起冲锋，那姓樊的又一声唢呐，乞丐们各自分散到人群中隐蔽了个人影难见。

“搞什么名堂?!”

“这分明是戏弄官兵，藐视皇家，罪不可赦!”

“绑起来，杀掉他!”

许多人愤怒了，异口同声地要求戚继光严办那个姓樊的。那知戚继光非但不恼，还满脸歉意地走下指挥台，拱手作揖道：“樊贤士，戚某才疏学浅，多有冒犯，请到帐中一叙，指点迷津。”

大家好不惊奇，可也猜不出其中奥妙何在。

“戚将军真乃宽宏大量，礼贤纳士的儒将，在下愿向将军一吐衷曲。”姓樊的瘦子此刻方纳头跪拜。

帐中，戚将军与那人清茶一杯，你一言我一语地促膝而谈，相当投机。原来这姓樊的本是个秀才，读过许多兵书，后来家道衰落，结交了一些乞丐朋友。在倭寇入侵中，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，观察、研究他们的战略战术。他发现倭寇常常以小分队为主，分散作战，出没无常，变化多端；而官兵却仍在袭用古代陆地上那种队形密

集、方阵并列、齐进齐退的战术，所以杀伤力不大。今天看到新建的戚家军还用那个办法，就大着胆子叫来一批乞丐朋友帮忙，把自己设计了好久的一套作战新法演示给戚继光看。别人不懂这些，戚继光是何等聪明的人啊，他一点就通，知道遇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，忙请来讨教破敌之法。

“戚将军，倭贼多以三四个至七八个人为一队进行作战，我想官军应该以 10 至 12 人为一队，配以长短、箭炮兵器与敌接战。百步内可发火器攻击，60 步内则发飞矢猛射，近身时尤以大刀与之肉搏。这样，敌未近时已死伤过半，我方则可少损乃至无损，再一鼓作气拚杀，定可获胜。”

“好主意好主意！”戚继光连声称赞。

于是，戚继光又对组成的新军重新排阵训练，终于演练出了历史上著名的“鸳鸯阵”战法，杀得倭寇只要一听见“戚家军”三个字就屁滚尿流地乱窜乱逃了。这个姓樊的秀才，后来也做了戚继光的幕僚，成为“戚家军”中的一员。

（沈志远）

俞大猷赦罪捣贼巢

自甬江口东望，距大陆约几十里许有座海岛耸立在海天相接处，这就是古称沥港的金塘岛。明朝嘉靖年间，以汪直为首的一股倭寇侵占金塘岛筑为巢穴，屡屡进犯沿海各地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损失，强烈要求官军发兵征剿。这重任就落在了都督佥事、总兵官俞大猷的肩上。

俞大猷，字志辅，武进士出身，足智多谋，能征善战，与戚继光、卢镗等将领同誉为抗倭“三杰”，他接到剿平沥港贼巢命令是公元1553年深秋。

有道是，秋风起，稻谷黄。当时俞大猷正率队在田间护卫农民收割，走到那里，那里都有人向他诉说倭寇的暴行。尤其是那些失去了子女、丈夫、父母、妻子的人们，那一张张悲痛的脸无

不勾起他切齿之恨和强烈的愤慨。一天，俞大猷正率军在田间劳作，忽有一个叫叶七的士兵来报：“报告大人，军营出了事，请你马上回营。”

“什么事这么紧急？”

叶七说：“有几个士兵兄弟吵架斗殴死了人啦。”

“真是混帐！”俞大猷听后气咻咻地想：“大战在即，军营内竟还发生这种不该发生的蠢事，非得严办不可。”他飞马回营。

“将肇事者全给我带上来！”

肇事者已被五花大绑，跪在地上，旁边的木板上是一个士兵的尸体。

“他是你俩打死的么？”俞大猷拍桌喝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好大的胆！违犯军纪，伤害人命，罪不当赦。来人，将这两个狗头推去斩了！”

“大人，小的罪该万死，死而无冤，只是请大人听我们几句话好么？”行刑的士兵一拥而上地推搡时，一个肇事者哀求道。

“快说！”尽管痛恨，但治军严厉又爱兵如子的俞大猷要杀掉自己的士兵，心里老大不忍，准许他们死前把话说完。

“大人，小人的家就在沥港，3年前一家8

口被倭贼只杀剩我兄弟俩，为报大仇，故投在大人帐下效力，只求有朝一日跟随大人杀回家乡，收复国土，为亲人们伸冤报仇。今日，听到大人将发兵剿倭，我兄弟俩好高兴呀，磨刀擦枪决心跟随大人与敌决一死战。但这人却对我们嘲讽，说我俩家在贼窝，与贼一样是贼的儿子、孙子。因而我俩一怒之下，击拳误伤了他的性命，触犯了军规和刑律，罪该抵命。只求大人暂缓行刑，待发兵沥港时将小人押去，让我俩最后一次去看看家乡的土地和告慰一下亲人的亡灵，也死而无憾了……”

两位肇事者这番祈求，深深地打动了营帐内官兵的心，也像重拳叩击着俞大猷的感情枢纽，他久久无语。

“请大人恩准！”几乎同时，士兵们一齐跪地为他俩求情。

俞大猷轻轻点了下头，从刚呈来的“花名册”里，他已知道这两位士兵确是沥港人，名叫王能、王海，投军3年，训练刻苦，从不惹事。那个死者姓赖，绰号癩痢头，好欺强凌弱，曾肇事多端，为许多弟兄所痛恨，今日致死也是他自己挑起争吵引发的。“收监！”他终于吐出了这两个字来。

过了几天，俞大猷看看西风渐强，又选准落潮当口，率水师扬帆出海，浩浩荡荡杀奔沥港。

“弟兄们，杀贼报国的时候到了，大家跟我冲呀！”霎时间，战鼓咚咚，沥港沿岸杀声震天。俞大猷命令舵手，将自己乘坐的指挥船率先冲入港湾里。

“杀呀，前进者重重有赏，后退者格杀勿论！”方才还平静的港湾内，突然间窜出数不清的倭寇，有的张弓发箭，有的施放火器，有的驾起倭船来战，气势十分凶横。

“怎么，倭贼已有准备？”激战中的俞大猷明白，根据情况看，官军进剿的情报已被倭寇获得，突袭取胜的可能性已经很少，现在唯有硬攻一着。但岸上矢箭密集，布防有序，硬攻的代价定会很大，便当机立断，命令“撤！”

很快，船队迅速驶离港湾，唯有俞大猷的指挥船仿佛被什么吸住了一般，进退不得。

“杀呀，冲呀，抓当官的呀，重重有赏呀！”倭寇们见状，狂呼乱叫着掩杀过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俞大猷一面指挥迎敌，一面询问船工。

“大人，战船舵桨被贼寇布下的缆绳缠住，